

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比较

蔡宏波

内容提要:本文在归纳、整理以往多种产业内贸易衡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出较为全面、科学的产业内贸易评价体系,通过对中国和东盟主要5个国家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各种指标的测算,合理判断和比较了目前两地区服务业整体、部门间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并为今后如何加快该地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提供了若干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业 产业内贸易 中国 东盟

作者简介:蔡宏波,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361005。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7)07-0095-05

从 Verdoorn, P. J. 在 1960 年考察比、荷、卢经济联盟内部的贸易形式所发生的变化时第一次注意到产业内贸易的雏形开始,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种发生在同一产业内部的贸易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1979 年, P. R. Krugman 提出了第一个有关产业内贸易的正式理论模型,并把这种认识由以往的观察、归纳和推测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Krugman 产业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从事产业内贸易的企业更多的是在追求同质产品的差异化,尽管 R. E. Falvey (1981) 也提出了存在异质产品的垂直性产业内贸易形式,但我们不妨将两种形式的产业内贸易共同理解为企业努力实现同一产业内部产品差异化的目标。从这一认识出发,也就可以为当今日趋活跃的服务业国际化现象找到一些理论上的佐证:供给方面,服务产品在自身特征上更加符合 Krugman 所谓的同质产品差异化标准;需求方面,服务产品消费的差异化倾向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服务贸易领域将势必表现出在同一产业内部差异性服务产品之间的贸易竞争局面。

为进一步考察服务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并考虑到于 2007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中国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协定——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我们将以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5 个东盟代表性国家各自的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从服务业整体和内部各部门的视角分别考察不同经济体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而对其规模和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判断。这不仅为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提供现实证据,而且为《服务贸易协议》生效之后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作出合理预测并提供政策建议。

一、研究思路

以往对于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多集中于工业制成品贸易领域,即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的标准 (Rev. 3 SITC) 中第 5~8 类的商品。如林琳 (2005) 从发展现状和特征的角度,对中国制成品 (SITC5-8) 产业内贸易进行了跨国及跨产业的对比研究,认为不论是整体还是各产业部门,中国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近年来都保持了持续上升态势;跨国比较中,中日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与 OECD 国家产业内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跨产业比较中,我国当前机械与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比重最大。范爱军、李丽丽 (2006) 以 SITC5 和 7 类商品为例,通过对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及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吸收韩国直接投资额的相关系数的测算,指出中韩双边产业内贸易仍是以技术差距导致的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为主要形式。此外,关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问题,已经有学者通过大量数据实证分析了两地各大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现状,揭示出两经济体间的贸易正逐步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 (史智宇, 2003)。戴枫军等 (2005) 还指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加快,区内贸易的扩大将主要依靠产业内贸易。有关国家

间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定量分析并不多见,目前仅曾国平等(2005)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初步测算,认为我国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尚不明显,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横向产业内贸易的特征表现也并不突出。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文献或者是对国家间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现状分析,或者是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的考察,缺乏有针对性的对我国与其他经济体在服务业方面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本文接下来将首先通过借鉴产业内贸易静、动态衡量指数以及横、纵向评价指标构建较为全面的产业内贸易测算体系;而后根据我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分部门、国别数据,对我国与东盟5国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进行详细估算,并重点分析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包括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各开放部门和行业;最后在此基础上,概括中国与东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总体规模和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而提出对今后加快两地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有益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评价体系

(一) Grubel - Lloyd(1975) 静态衡量指数

20世纪60年代,Verdoorn,P.J.,Michaely,M.(1962),Balassa,B.(1963)以及Grubel,H.G.和P.G.Lloyd(1975)等学者分别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对产业内贸易做了大量的测算工作,其中Grubel-Lloyd指数(简称G-L指数)是目前最为流行的产业内贸易计量指标。G-L指数假定X和M分别表示i部门在t时期的出口额与进口额,则该指数值G-L的计算公式如下:

$$G-L_{it} = 1 - \frac{|X_{it} - M_{it}|}{(X_{it} + M_{it})}, i = 1, \dots, N; t = 1, \dots, T; \quad (1)$$

从上式可知,G-L在0~1之间变动,越接近1则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G-L为1时,则该部门完全属于产业内贸易;G-L为0时,该部门完全属于产业间贸易。一般地,若该指数大于或等于0.5,则表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小于0.5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此外,衡量一国选定产业集合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通过加权平均(1)式可得:

$$G-L = 1 - \frac{\sum_{i=1}^n |X_{it} - M_{it}|}{\sum_{i=1}^n (X_{it} + M_{it})}, i = 1, \dots, N; t = 1, \dots, T; \quad (2)$$

加权平均表达式(2)中的权数代表的是各个部门在整个该产业的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即在整体服务业出口中的重要性,因此相对出口量小的行业相应的对整体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影响较小。

(二) Brulhart(1994) 边际(动态)衡量指数

G-L指数是衡量产业内贸易的一种静态方法,不同时期的指数值未必能够正确反映出产业内贸易的真实变化。Hamilton和Kneist(1991)曾经指出,“简单地用G-L指数的变化来衡量贸易的调整可能隐含着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果进行贸易的国家进出口均等比例的增长,则产业内贸易额会随之增长,但其比例却不变”。为了克服G-L指数的上述缺陷,本文引入基于贸易流量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

假设 X_{it} , $X_{i,i-n}$ 和 M_{it} , $M_{i,i-n}$ 分别表示时期t和时期t-n的出、进口额,则 $X_i = X_{it} - X_{i,i-n}$, $M_i = M_{it} - M_{i,i-n}$ 。根据Brulhart的边际衡量指数,

$$MIIT_i = \frac{X_i - M_i}{|X_i| + |M_i|} \quad (3)$$

其中,MIIT在-1~1之间取值,若 $X_i > M_i$,则 $MIIT_i > 0$;反之亦然。Brulhart还指出,如果某行业的 $|MIIT_i| < 0.5$,表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MIIT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三) 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横、纵向分解

为进一步区分服务产品在范围和质量上的差异,清楚地反映产业内贸易变化所带来的贸易调

整,参照 Thom 和 McDowell (1999) 的分类方法,我们把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MIIT 分解为横向产业内贸易 (HIIT) 和纵向产业内贸易 (VIIT),其中 HIIT 是指同质产品在品种、产地等不同特色上的变化; VIIT 是指同一产业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贸易变化,类似于产业间贸易。假设某产业存在 n 个分部门,则

$$HIIT = \frac{\sum_{i=1}^n (X_{it} + M_{it}) (1 - |MIIT_i|)}{\sum_{i=1}^n (|X_{it}| + |M_{it}|)} \quad (4)$$

又假定某产业出口总额 $X = \sum_{i=1}^n X_i$, 进口总额为 $M = \sum_{i=1}^n M_i$, 所以

$$A = 1 - \frac{|X - M|}{\sum_{i=1}^n |X_i| + \sum_{i=1}^n |M_i|} \quad (5)$$

其中, A 表示整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包括 HIIT 和 VIIT 两个部分,因此 $VIIT = A - HIIT$,此时产业间贸易水平可以写作 $1 - A$ 。

三、数据及各指标衡量结果

(一) 数据来源

中国、东盟 5 国服务业产业内

表 1 贸易静态指数

部门/年份	国别	1997	2000	2003
运输	中国	0.45	0.52	0.60
	东盟 5 国	0.64	0.73	0.72
旅游	中国	0.91	0.89	0.93
	东盟 5 国	0.71	0.71	0.78
通讯	中国	0.97	0.30	0.80
	东盟 5 国	0.65	0.98	0.77
建筑	中国	0.66	0.75	0.96
	东盟 5 国	0.52	0.70	0.94
保险	中国	0.29	0.08	0.13
	东盟 5 国	0.32	0.42	0.48
金融	中国	0.16	0.89	0.79
	东盟 5 国	0.43	0.78	0.42
计算机与信息	中国	0.53	0.85	0.97
	东盟 5 国	0.71	0.87	0.90
版税与许可证	中国	0.18	0.12	0.06
	东盟 5 国	0.08	0.05	0.08
个人、文化与休闲	中国	0.37	0.46	0.65
	东盟 5 国	0.99	0.58	0.77
其他	中国	0.85	0.95	0.76
	东盟 5 国	0.97	0.87	0.90
加权平均	中国	0.75	0.76	0.73
	东盟 5 国	0.78	0.74	0.75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数据库整理。注:为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分类保持一致,将商务部服务贸易统计分类做如下调整:“其他商业服务”包括咨询、广告与宣传、别处未提及的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版税与许可证”是指专有使用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个人、文化和休闲”指电影、音像。

与东盟在传统服务业部门都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从该指数在近几年的发展变化看,我国在运输、建筑、金融、计算机与信息以及个人、文化与休闲服务部门均呈现出由产业间贸易或弱产业内贸易向完全产业内贸易转变的态势。在这些服务部门中,除传统服务行业外,金融、计算机与信息等服务技术、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倾向尤为突出。这充分表明我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并非完全囿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形式,以往较多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本文采用的我国服务贸易总体、部门数据(1997—2005 年)来自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附录:数据表组”项目;东盟 5 国各类服务贸易数据(1995—2004 年)则是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网站数据整理获得。鉴于数据的连续性和计算结果的可比性,以下均只选取我国与东盟 5 国 1997—2004 年间服务贸易总体、部门数据进行估算分析。

(二) 指标衡量结果

根据以上数据,按照(1)、(2)的计算方式,得出中国、东盟 5 国的服务业各部门产业内贸易 $G-L$ 指数如下:

表 1 显示出我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各服务业部门在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上的现状。其中,我国在旅游、建筑、计算机与信息、其他商业服务 4 个领域的 $G-L$ 指数长期保持在 0.6 以上,产业内贸易一直是这些行业部门的主要贸易形式;而东盟主要国家从整体上看,在运输、旅游、建筑、计算机与信息、个人、文化与休闲和其他商业服务 6 个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两个经济体在保险、版税与许可证行业上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都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东盟国家尤其在版税与许可证服务 ($G-L < 0.1$) 方面几乎完全由产业间贸易形式主导,而旅游、建筑服务部门的较高指数则说明我国

表 2 中国、东盟 5 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MIIT 指数

部门	国别	96 - 97	99 - 00	02 - 03
运输	中国	0.40	- 0.33	- 0.36
	东盟 5 国	- 0.84	- 0.50	- 0.95
旅游	中国	1.00	- 0.03	- 0.87
	东盟 5 国	- 0.41	0.16	- 0.38
通讯	中国	1.00	0.88	1.00
	东盟 5 国	- 0.05	0.03	0.46
建筑	中国	1.00	0.17	- 0.67
	东盟 5 国	0.94	- 1.00	- 0.58
保险	中国	- 0.54	- 1.00	- 0.85
	东盟 5 国	- 0.18	- 0.69	- 0.06
金融	中国	1.00	- 1.00	- 0.17
	东盟 5 国	1.00	- 0.22	1.00
计算机与信息	中国	- 0.34	0.37	1.00
	东盟 5 国	- 1.00	- 0.61	0.24
版税与许可证	中国	1.00	- 0.98	- 1.00
	东盟 5 国	- 0.56	- 0.95	- 0.92
个人、文化与休闲	中国	1.00	0.15	1.00
	东盟 5 国	- 0.24	- 1.00	0.35
其他	中国	- 1.00	1.00	0.49
	东盟 5 国	- 0.27	- 1.00	- 0.56

注:数据同表 1。

以上通过 G - L 指数的分析静态地衡量了我国与东盟国家服务业部门间的产业内贸易,虽然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年份 G - L 指数的差异,但其却不能显示各部门产业内贸易随时间的动态变化。以下将通过 (3) 式指数的测算来具体分析中国和东盟国家服务业内部产业内贸易的时间变化趋势。

表 3 中国服务业横向和纵向产业内贸易

项目/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A	0.89	0.73	0.87	0.96	0.94	0.92	0.97
HIIT	0.26	0.44	0.52	0.56	0.45	0.43	0.69
VIIIT	0.63	0.30	0.35	0.40	0.48	0.49	0.31
IT	0.11	0.27	0.13	0.04	0.06	0.08	0.03

注:“IT”为整体产业间贸易衡量指数,数据同表 1。

表 4 东盟 5 国服务业横向和纵向产业内贸易

项目/年份	1997	2000	2003
A	0.75	0.60	0.73
HIIT	0.48	0.57	0.65
VIIIT	0.27	0.03	0.08
IT	0.25	0.40	0.27

注:同表 3。

内贸易发展趋势。由于 MIIT 指数为负意味着该行业进口变化大于出口,可以看到我国保险业每年的进口增长均大于出口,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除通讯服务和个人、文化与休闲服务外,我国所有服务部门的 MIIT 指数都存在正负交替的现象,而且近年来出现负数的部门个数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入世一方面使得国内旺盛的服务需求得到了初步缓解,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国内服务业已陷入低水平竞争且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窘境。相比之下,东盟在运输、保险、版税与许可证、个人、文化与休闲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进口变化大于出口的局面,特别是在运输和版税与许可证方面更是表现出高位的进口增长大于出口的现象。因此相比之下,目前东盟国家有相当多的部门已经无法融入日益国际化的服务产业发展。从这点来看,中国 - 东盟《服务贸易协

在我国同样有着日益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应地,东盟主要国家除在保险、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方面的 G - L 指数显示出一定的上升趋势外,多数部门均维持在原有发展水平上。值得一提的是,考察东盟国家金融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时发现,其 G - L 指数由 1997 年的 0.43 上升至 2000 年的 0.78,该行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在短期内的提升说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其国家间金融服务贸易往来的确造成了持久的、实质性的影响。总体上看,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平均水平比较接近,且都存在越来越多的部门向产业内贸易模式转变的迹象。中国在较多的行业上已经存在较大比例的产业内贸易,而东盟国家虽然产业内贸易的覆盖范围更广,但其发展水平平均略低于我国。此外,东盟在《服务贸易协议》中拟向中国开放的第一批服务部门,如金融、通讯、旅游以及建筑服务,除个别年份外,目前大多低于我国相关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所以这些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对于东盟国家将更为有利。

如表 2 所示,1996—1997 年度我国只有运输、保险和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的 MIIT 指数绝对值不为 1,且后推至 1999—2000 年度,其中运输、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相反,在同一年度内,东盟只有金融和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的 MIIT 指数绝对值为 1,有 5 个服务部门的 $|MIIT| < 0.5$,运输、建筑服务在 1996—1997 年度的产业内贸易趋势不明显,而且两部门分别在 1999—2000 年度和 2002—2003 年度才显现出一定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原先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产业

议》在这些部门作出的自由化安排的确都是“根据各自国家目前服务业的特点所作的规定”，当然势必会产生积极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最后,我们转向纵向、横向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衡量,利用公式(5)、(4)得到表3、4所示的产业内贸易指标。从中看出,通过指数A表示的服务业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我国要高于东盟主要国家,尤其最近几年我国服务业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接近1,导致二者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内贸易的横向产业内贸易水平,我国的HIIT指数在相同年份均低于东盟主要国家,而性质上近似于产业间贸易的纵向产业贸易VIIT指数却远远高于东盟。这充分说明,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更多地体现在服务品的质量差异上;东盟主要国家则多半体现在类别相同、范围不同的服务产品进出口上。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地的服务贸易发展尚未形成明显的竞争格局,交叉服务产业也不明显,服务业内部各部门的发展极具互补空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文构建的产业内贸易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逐一衡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目前中国整体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略高于东盟,而且在更多的服务部门中显示出较大的产业内贸易比例;东盟国家在产业内贸易的覆盖行业范围上略高于中国,且存在越来越多的部门向产业内贸易模式转变的迹象;第二,除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外,各现代新兴服务部门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在两个经济体中呈现负值的情况经常出现。中国近年来服务业内部各部门由正转负的现象时有发生,东盟主要国家则一直存在较多的MIIT负数部门。第三,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具体表现形式出发,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垂直性特征较为明显,更多地体现在服务品的质量差异上;东盟主要国家则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多半体现在类别相同、范围不同的服务产品进出口上。

所以,面对当今世界日益国际化的服务产业发展态势,结合中国、东盟自身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必须在加速本国各部门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在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以较快的地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带动两地在更多领域的互利双赢。

首先,应充分利用目前中国、东盟服务业各部门平行发展的“有利”局面,打开两地区服务业沟通往来的更多渠道,在具备一定基础的行业部门中尽快展开合作,引导今后的竞争朝着更有利于地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其次,在保持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较强竞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步伐,寻求打破国内部分服务业长期垄断格局的有效办法,营造传统、现代服务业齐头并进的良好氛围。最后,抓住中国、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契机,在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拟开放的行业部门中大做文章,使原本在各自国内未得到发展机会或滞后于服务业整体国际化步伐的服务部门重获生机,让《服务贸易协议》的自由化安排最大限度地刺激整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服务贸易的大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戴枫、耿利敏、孙文远:《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
2. 曾国平、胡新华、王晋:《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状况的测算与分析》,《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11期。
3. 史智宇:《产业内贸易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第4期。
4. 范爱军、李丽丽:《中国与韩国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5. 林琳:《中国制成品进出口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6. Falvey, D. and H. Kierzkowski, Product Quality,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Im) Perfect Competition. In H. Kierzkowski (eds.),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W. M. Corden*. Oxford, 1987.
7. Falvey, R.,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1, 1981.
8. Grubel, H. G. and P. J. Lloyd,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London: Macmillan, 1975.
9. Balassa, B., The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in United States Trade. *Oxford Economic Review*, Vol. 38, 1986.

责任编辑:英欣